

中国特色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发展的 三个阶段及其战略重点

朱国华¹, 吴兆雪²

(1. 上海财经大学 浙江学院, 浙江 金华 321013; 2.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安徽 合肥 230026)

摘要: 职业教育的历史逻辑与中国转型现实构成了中国特色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发展的两大时代背景, 将先后以应用型本科建设、应用型大学建设和一流职业教育国际融合为核心, 依次经历三个发展阶段。应用型本科建设应更注重在培养体系中实现学科链与产业链融合, 在课程模块中实现校企产学研训协作对接, 在培养方式上逐渐推进个性化培养方式和学习方式; 应用型大学建设应更注重软实力提升, 强化硬实力建设, 突出创新力培育; 一流职业教育国际融合应更重视伴随经贸线走出去, 契合产业链引进来, 对接国际前沿一体化。

关键词: 现代职业教育体系; 中国特色; 职业教育

中图分类号: G710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3-8381(2017)04-0016-09

一、中国特色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时代背景

2010年7月, 国家正式颁布了《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 系统性提出要建立健全中国特色现代职业教育体系, 从法律规范和目标定位上确立了职业教育体系与学术教育体系的双向并立地位; 从顶层设计上实现了学术教育体系与职业教育体系的纵向完整、横向无缝对接。

(一) 职业教育的共同历史逻辑

在简单商品经济时代, 教育往往作为社会等级附属物而针对特定的精英群体, 侧重于整体性文化传承和人才培养; 在发达商品经济时代, 标准化工业生产要求有大批量、针对性的技术工人或技师, 职业教育往往以中等职业教育为核心; 在知识经济时代, 创新要素成为继资本、土地、技术、劳动力等之后最重要的生产要素。高度工业化和知识经济时代的融合逐渐在教育领域内催生了现代

职业教育体系, 进一步疏通了职业教育完整培养链, 延伸了职业教育的人才创新性。

国家产业层次与职业教育体系之间呈现相互作用的正相关性, 而一个国家职业教育的发展导向直接受制于全球产业链和国际分工体系中的相对地位。社会经济发展维度与教育发展维度影响下的职业教育中, 有三种基本模式影响深远, 是职业教育体系的模式代表(见表1)。如图1所示, 职业教育模式1代表了以中等教育为核心的职业教育发展观, 是制造型(创造型)经济体的首选, 其典型代表——德国曾经以此奠定了“德国品质”; 模式2代表了中等教育向高等教育过渡或职业教育双元核心的职业教育发展观, 是创业型经济体的首选, 在其典型代表——日本摆脱“失去的二十年”中发挥了重要支撑作用; 模式3代表了以高等教育为核心的职业教育发展观, 是创新型经济体的首选, 为美国长期处于全球产业链顶层奠定了坚实的人才基础。

收稿日期: 2017-03-06

基金项目: 浙江省教育科学重点规划课题(SB052); 浙江省教育厅一般课题(Y201534297)

作者简介: 朱国华, 助理研究员, 从事高等职业教育改革研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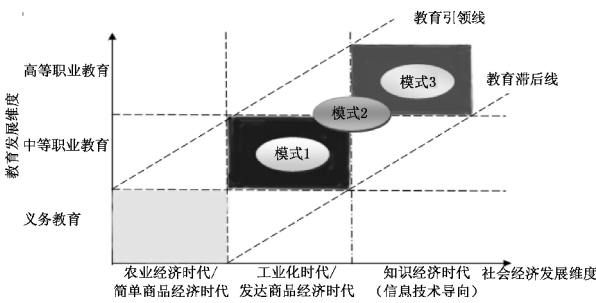
吴兆雪, 教授、博导, 从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高等教育研究。

网络出版时间: 2017-06-28

网络出版地址: <http://kns.cnki.net/kcms/detail/32.1774.G4.20170628.1539.006.html>

表 1 美、德、日三国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特征及设置

职业教育模式	主要特征	具体设置
美国职业教育 CBE 模式	生源流动自主性 学习方式选择性 创新教育层次性	专业设置紧贴全球产业链顶端,及时增废 以企业实践为导向开展教学与考核 体现“从学校到生涯”的教育理念
德国职业教育 FH 模式	精细的分类评价 规范的培养流程参考模板 精准化的培养层级	生源入口上实行双元制路径设置 培养过程上实行专业标准化设定 人才出口上实行校企结合的实践性设计
日本式双元制 串行职业技术 教育模式	重视产品标准化生产的同时更加注重创新 突出中等职业教育的支柱作用 突出高等职业教育的提升作用	横向: 职业职务导向、行业基础资格导向和特殊资格导向的职业目标三层维度 纵向: 理论培养导向、混合导向和实践技能导向的课程体系三层维度 向上: 市场竞争导向、组织合作导向和官僚制导向的三层维度



(二) 中国特色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发展的现实背景

改革开放以来,中等职业教育的繁荣发展伴随着中国工业体系的重建与重组,率先以中低端产业的蓝领技术工人培训为主。随着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后“中国制造”走向世界,社会职业培训尤其是职业资格证书培训获得了体制外繁荣的契机,职业教育体系也渐次延伸至高等职业教育(专科层次)领域,形成了初等、中等、高等职业教育(专科)的培养链。

金融危机后,中国暴露了产业结构的中低端弊端,冲击了重复高能耗的生产方式,我国被迫启动产业结构和生产方式的全面转型升级,加速推进产业结构由生产型向生产与创新并重型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由资源消耗型向创新驱动型转变^[1]。我国对内以“四个全面”战略为指导深化五位一体改革,对外以“一带一路”战略为引领构建沿线国家经济共同体、利益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改革与创新”已经成为当前中国内政外交的最强音,是中国特色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现实背景,建立以完整职业教育培养链为基础的现代职业教育

体系愈显紧迫。

改革与创新对中国特色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发展要求更高更严。首先,各行各业的供给侧、消费侧、创业中的创新要素均表现出超越传统要素的无限增长力,这倒逼职业教育体系加速提升教育层次,革新职业教育理念和课程体系。其次,教育体系改革迫切要求实现职业教育体系与学术教育体系的横向无缝对接及纵向联通健全,这倒逼职业教育体系加强实践训练与技能演练,完善兼备知识创新与实践创新的工程师人才的职业教育完整培养链。最后,经济转型升级的现实赋予职业教育体系新的职能——区域经济协同创新发展,迫切需要行业企业尤其是地方支柱产业、特色产业与职业教育协同创新,不仅要聚焦区域产业需求人才培养,更要对接地方产业、融合地方产业、引领地方产业。

二、中国特色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发展的三个阶段

新中国成立以来,职业教育往往以医护、师范、司警等特种职业行业培养为主;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产业结构的完善和经济体系的重建,职业教育尤其是中等职业教育获得释放性发展良机;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来,参与并改写国际经济贸易版图,并深度调整全球产业链布局结构,职业教育逐渐延伸至高等教育(专科层次)领域,学科设置、办学规模、合作办学也急速膨胀。目前,1300余所高职高专已经占据2800余所高等院校的半壁江山,其中向应用型本科转型的约600

余所,定位应用型大学的约有百余所。职业教育在经历停滞恢复、发展调整、创新健全之后,终于全面深化教育供给侧改革,加速建立健全中国特色现代职业教育体系。

一是停滞中恢复规模。改革开放政策确立以后,国家的关注点重新回到经济建设上来,相关行业先后恢复生产运行且高速发展。但职业教育序列生源均维持特种行业运行,仅为中级教育(普高与职高)毕业生总量的4%左右,全民教育层级普遍偏低,职业技能型人才严重缺失,阻碍了我国工业体系的重建与现代化进程。1980年左右,初、中级职业技术学校被确立为职业教育恢复性发展的重点,国务院在深度调研后出台了全面激励职业技术学校发展的扶持性政策,加速推动了中等职业教育的繁荣。随后,国家层面的法律政策中进一步明确细化了中等职业教育路线图。

二是发展中调整框架。中等职业教育的迅猛发展顺应了“中国制造”的发展趋势,但后续完善职业教育完整培养链的需求日渐迫切,倒逼教育体制改革。1985年5月,《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公开印发,明确了教育体制改革目的、改革进程、改革重点,进一步突出了要加强职业技术教育体系的顶层设计,提出了高等职业技术教育的发展任务,规范了国民教育体系的序列。此次教育体制改革瞩目职业教育是当时经济社会发展形势的要求,其虽然解决了职业教育延伸问题,但并未对职业教育体系进行完整规划,也未将职业教育体系提升至与学术教育体系同等地位。

20世纪90年代以后,乡镇企业经济红极一时,成为改革开放第一波发展高潮;随后县域经济表现出更强劲的增长动力和竞争实力,成为改革开放第二波发展高潮^[2]。经济发展力量试图进入教育领域,助推差异化、特色化职业人才培养。1993年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联合印发《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提出“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改革方针,彰显开放办学理念,大力倡导高职院校协同行业协会等社会力量联合办学,助推产教学研一体化。这一改革举措虽然并未打通纵向职业教育体系,却依然是对职业教育的重大结构性、方向性、战略性调整。1996年5月,全国人大审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从法律地位上搭建了初级、中级和高级三

个层次的职业教育体系,满足了当时经济社会发展对职业技能人才的需求。

三是创新中健全体系。21世纪以来,全球治理体系中的中国要素、全球贸易体系中的中国影响、全球产业结构中的中国地位都在稳步提升,其背后依托的教育改革是“985工程”和“211工程”的先后实施,背后依托的人才支撑是创新型、学术型、技能型人才的大量培育。对于职业教育体系而言,高等职业教育审批权被进一步简政放权至省(市、自治区)级教育主管部门,极大地激发了示范性高职院校的创建、提质。部分省、市、自治区进一步推动产教学研融合,积极推动职业教育融入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但受制于职业教育法律法规,应用型高等职业教育限定在专科层次。如图2所示,以初中教育为起点,职业高中为承接,高职高专为顶端的不完整职业教育培养链构成了我国当前的职业教育体系。

金融危机后时代,全球产业链被迫升级,各主要经济体纷纷推出经济刺激计划和综合改革方案。中国启动全面转型升级战略,加速供给侧改革,应用型高层次人才需求日益迫切,职业教育体系改革进入深水区。教育部采取教育改革折中方案,一方面,力推以应用型本科建设为重点的职业教育体系改革,加速延伸职业教育层次;另一方面,进一步扩大在研究型大学试点专业学位范围,为应用型大学建设奠定职业教育基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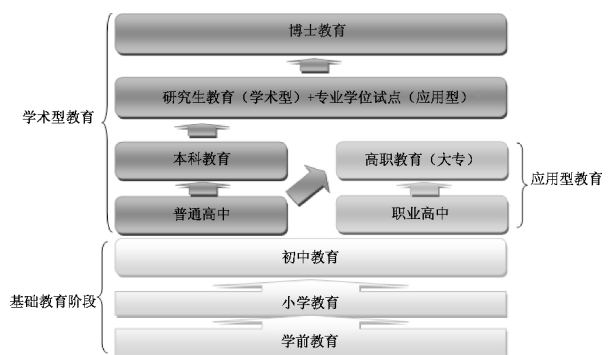


图2 中国教育体系

2010年5月,《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以下简称《纲要》)正式出台。为进一步加速构建中国特色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纲要》在顶层设计上健全了职业教育体系的纵向承接,完善了与学术教育体系的横向对接;在政策倾斜上确立了人才经费、社会参与、政

府扶持等优先发展保障举措;在改革进程上采取渐进的应用型本科、应用型大学和一流职业教育三阶段发展路径。

(一)健全职业教育体系阶段:以应用型本科建设为核心

1. 应用型本科建设的主体。应用型本科建设被确定为当前职业教育改革的重点,是中国特色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立健全的第一阶段。在顶层设计上,教育部出台了普通高校向应用型本科转型的指导性意见,结合双向意愿初步选定了600余所高校,包括100余所一般本科院校(地方院校)、240余所新建本科院校^①和260余所独立学院(含民办院校)。

一般本科院校长期沿着既定学术教育体系成长路径陷入发展陷阱,即创建一流学术型高校动力不足、资源不够、成效不显,转向应用型则自觉层次降低、政策不力、前途不明。地方政府对高校参与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迫切需求与一般本科高校自身发展愿景不协调、不一致、不统一,而《纲要》则提供了应用型本科建设的契机,满足了多维度一流大学建设的分类导向需求,弥合了高校与地方的驱动力导向差异。新建本科院校基本上由高职高专升级而来,保持了职业教育的特质,具有与地方经济社会发展联系紧密的优势,对应用型本科建设特别积极,希望借助健全职业教育体系契机进一步提升培养层次,凝练区域特色专业。独立学院自设置以来,教育部仅将其作为教育大众化的附带物,一直未明确体系规划和发展定位,直到出台《独立学院设置与管理办法》才为独立学院发展限定了六条路径:地方公办、并入母体、合并举办、转设民办、继续独办或终止开办。在职业教育体系改革中,教育部恰逢其会地将独立学院全部纳入应用型本科建设范畴,增强其地方特色,赋予其职业教育属性,助推其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

2. 应用型本科建设的动因。2014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职业教育工作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指出全面深化改革体现在教育领域就是要深化教育供给侧改革,深化体制机制创新,增强现代职业教育体系长远规划的科学性、针对性和延

续性,为中国经济转型升级提供后备人才支撑,加速促进一大批高校向应用型高校转型^[3]。国务院总理李克强结合中国对内经济结构转型升级、对外“一带一路”战略拓展的目标定位,发出“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呼吁,希望应用型本科抓住机遇,成长为区域经济发展的创新动力源,这是应用型本科建设的国家层面需求动因。

中国经济转型升级的重要方面是区域协同转、升、改,而区域转型升级供给侧改革三大要素集中于地方政府、地方优势行业企业以及应用型本科,输出着制度要素供给、人才要素供给和创新资源要素供给,三者共同肩负着要素融合、创新驱动、政策引领的重任,肩负着“经济新常态”背景下全面深化改革的关键举措,这是应用型本科建设的地区层面需求动因。

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尤其是应用型本科建设环节,涉及职业教育培养链延伸、两大教育体系融合、参与经济社会发展等多项重大变革,需要多部门、多主体、多层面的利益博弈,权责均衡,其中产学研合作是基本要素^[4]。现代职业教育与现代市场经济互利互融的正相关性在创新驱动型经济增长方式中表现得更加突出,而在“经济新常态”和供给侧改革的双重背景下,地方一般本科院校、新建本科院校和独立学院三类院校陷入目标导向困境与发展定位陷阱,迫切需要职业教育体系的强力支持;地方高职院校在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中也表现出融合不足、驱动不力、对接不深等深层次矛盾,这是应用型本科建设的外部动因。

3. 应用型本科建设的责任分工。应用型本科建设的主体即一般本科院校、新建本科院校和独立学院,承担着中国特色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第一阶段发展改革的主要重任,教育主管部门承担着政策导向与改革保障责任,两者密切配合与利益协调是改革成败的关键。

教育主管部门应将主要精力集中于两个方面。一是切实增强宏观政策导向的针对性与实效性。我国应借鉴美国职业教育改革思维,以政策引导三类院校主动参与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并成为

^① 新建本科院校特指20世纪末高等教育大众化阶段,一大批高职专科学校自主申报升级为本科院校,面向服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以学科升级建设为依托,以应用型专业教育为基础,以社会人才需求为导向,培养高层次应用性人才的新型高等院校。教育部在随后10余年中陆续批复同意设立240余所,主要包括单科性或职业性高等专科学校升格、师范类高等专科学校升格以及前两种合并升格等三种类型。

经济增长的利益共同体;借鉴德国职业教育改革理念,以制度刺激地方优势行业产业融入特色学科群和专业群建设,深化改革职业教育的培养导向;借鉴日本职业教育改革举措,以机制促进多元要素供给者融合于创新平台,在职业教育九宫格中演化出产业创新与教育创新的新模式。二是切实加强应用型本科建设的长远规划。我国应借鉴德国经验设计好基础性标准化建设程式,倒逼应用型本科良性竞争,自觉提升学科群与专业群实力,积极提升办学层次与办学水平,为中国特色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第二阶段重点任务奠定扎实基础;借鉴日本经验设置准入门槛,运行淘汰机制,进一步优化应用型本科建设的动态机制,激励职业教育体系多层次教育聚优势、凝特色、创品牌。

应用型本科建设的三类院校应将主要精力集中于三个方面。一是以学科群与专业群为核心,加速推进特色学科链与地方优势产业链融合,主动创新培养体系,加大自选学科链的延伸,增强产业链实践延伸。二是以课程模块创新为核心,引进校企合作案例课程,提升产业协作课程质量,增加创新思维能力培育课程,推行自主选择性与差异化培养方案,逐步革新应用型本科培养体系。三是以多元个性化学习为核心,逐渐推行个性化培养方式与学习方式,渐次减少必修环节,增加选修环节,加大互联网教学与现场教学的场景创新,自定学习时限与实践界限^[5]。

(二)双向并立教育体系阶段:以应用型大学发展为核心

1. 应用型大学建设的主体。应用型本科建设的主体是三类院校,而应用型大学则成为另三类院校新的发展导向:部分定位为研究型大学但长期处于中下游的高校迫切需要转型;部分应用型本科建设院校在长远发展规划中预设升级为应用型大学;部分民办高校寄希望于通过针对性、跨越式发展进而立于应用型大学之列。

在现有高等教育体制蓝图中,被排斥在“985工程”和“211工程”之外的高校在新一轮以学科国际排名为标准的“双一流大学”评估导向中,将更加难以争取财政支持、人才支撑、生源保障。而全面深化教育领域改革中除了学术教育体系“双一流”的改革重点外,还有双元并立教育体系的加速建立健全,即职业教育体系的重大变革,为未来

职业教育“双一流”建设奠定基础。部分长期定位为学术研究型大学却长期徘徊在百名以外的普通本科院校坚定决心向应用型大学转型,依托累积效应和学科优势彻底改造学科专业,进而在双向并立教育体系阶段的职业教育体系中抢先占据一流职业教育的领先地位。应用型本科建设的三类院校中部分高校在目标定位及发展规划中预设了中长期目标,即完成应用型本科建设后随即启动升级为应用型大学,希望一鼓作气在职业教育体系内部跻身前列,赢得未来职业教育“双一流”建设的政策先机。与此同时,部分民办高校特别重视新一轮职业教育改革契机,试图依靠办学机制自主加速调整目标定位,依靠规模效应调整学科设置,进一步聚集优势学科、突出强势学科、彰显特色学科、削除弱势学科,搭乘应用型大学建设的顺风车,提升办学层次,增强综合竞争力。

2. 应用型大学建设的动因。应用型本科建设是中国特色现代大学制度的第一阶段,对应了全面深化改革的产业转型升级。而中国最终要建成创新型国家,在全球产业链中维持生产国优势和提升创新型国家的地位,必然需要继续在教育领域内深化改革,为第二阶段建设一批应用型大学提供人才支撑,这是应用型大学建设的最终动因。

教育主管部门及目标定位为应用型大学的高校应将主要精力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做好学术教育体系与职业教育体系的脱离与对接,让研究型大学试点的职业教育(专业学位)横向回归应用型大学,进一步完善两大教育体系生源的横向流动,切实做好不同培育体系的过渡。二是稳步推进职业教育体系的升级,激励应用型本科自觉推进专业学科群建设,主动承接硕士、博士专业学位教育职能,实现职业教育培养层次与人才需求层次的无缝对接。

3. 应用型大学建设的目标定位与职能。工程人才培养是应用型大学的基本职能,除此之外,应用型大学还肩负着经济转型升级动力源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协同创新中心的两大职能。一是肩负起高级工程人才培养重任。“中国制造2025”战略是巩固全球分工体系中国地位的具体战略部署,也是第一个十年行动规划,是推动“制造大国”转向“制造强国”的纲领,其中支柱型产业均以庞大数量的工程人才队伍刚性需求为支撑,亟须应

用型大学承担起工程人才培养的重任。二是肩负起经济转型升级的重要动力源职能。金融危机倒逼全球产业升级,世界各国均在供给侧培育增长点,生产线促进产业创新,流通线推行贸易保护,消费侧刺激内需。中国全面转型升级明确了政府主导制度供给,市场主导生态供给,行业主导创新供给,高校主导人才供给并协同实现动力供给,应用型大学成为创新要素驱动重要经济增长点之一。三是肩负起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协同创新中心职能。国家把教育尤其是职业教育作为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多元主体之一,要求应用型大学定位高远,学科群建设契合区域支柱产业需求,人才培养满足特色行业需求,创新要素供给结合优势行业需求,行业论坛、产业联盟、研发共同体等协同创新形式进一步凸显多元主体利益融合,真正实现应用型大学理念革新、技术创新与应用翻新的产学研用一体化协同创新^[6]。

(三) 一流职业教育阶段:以国际职业教育融合为核心

2014 年 3 月,教育部在深化高等教育改革中进一步明确了高职高专继续巩固职业教育体系,大部分本科院校向应用型本科方向转型,少部分向应用型大学发展,小部分向一流学科转向,极少部分瞄准世界一流研究型大学的发展格局。这在教育改革重点中把“双一流”建设作为学术教育体系当前重要任务,为职业教育体系中应用型本科建设、应用型大学建设以致第三阶段的一流职业教育建设预留了发展改革空间。如图 3 所示,教育体系改革前两个阶段就是要在宏观层面建立两大教育体系,形成纵向完整培养链、横向自由流动层;在中观层面,学术教育体系以“双一流”建设为重点,职业教育体系以应用型本科建设和应用型大学建设为重点;在微观层面,加大招生选拔制度改革、高校自主培养体系改革、高校竞争性发展定位改革^[7],为加速融入国际一流职业教育奠定基础。

一流职业教育主要体现在课程体系的与时俱进、教学方式的因地制宜、教学模式的广泛认同、考核评价的普适标准上。具体实践以走出去、引进来、建机制为主,学习借鉴发达国家尤其是全球产业链顶端国家的职业教育经验为辅,在“一带一路”战略的沿线国家经济贸易合作契机中推介中国经验,参与职业教育共建,不断凝练符合中国实

际需求、助推中国经济发展的中国特色现代职业教育体系。



图 3 双向并立教育体系

三、中国特色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发展三个阶段战略重点及其对策

(一) 应用型本科建设的战略重点及对策

在应用型本科建设规划中,教育部选定的三类院校,即一般本科院校、新建本科院校和独立学院的发展水平、学科实力、特色专业、区域融合、协同共生度等均存在着显著差异,应用型本科建设更应该集中在特色学科群、培养体系方面。

1. 在培养体系中实现特色学科链与地方优势产业链融合。三类院校均需要在应用型本科建设导向下重新谋划学科专业布局,将区域优势行业、支柱产业与学科群融入专业培养方案、培养体系,进一步凝练地方特色学科链。院校应协同行业企业修订专业培养方案,共建教学实践平台,共育创意孵化中心,共享实训实践基地,让培养体系延伸至区域优势行业、支柱产业生产经营实际,为地方优势行业、支柱产业长远发展供给创新性、专门性职业人才,也为应用型本科积累无以替代的学科群或优势学科专业。与此同时,院校应紧跟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中长期规划,紧贴市场对行业产业的波动趋势,紧随产业结构调整及专业人才需求,建立健全学科专业稳态调整机制,保持适度学科专业规模,维持较强的市场冲击承载能力,保障专业设置的适应性和前瞻性^[8]。

2. 在课程模块中实现校企产学研训协作对接。课程模块是支撑应用型本科建设中学科专业群的核心内容,应更多与产业、行业、企业协同共建,确立以实践能力培养为重心的课程体系、以职业素养培育为重心的课程模块和以创新能力锻炼

为重心的课程见习,并在实践中不断完善(见图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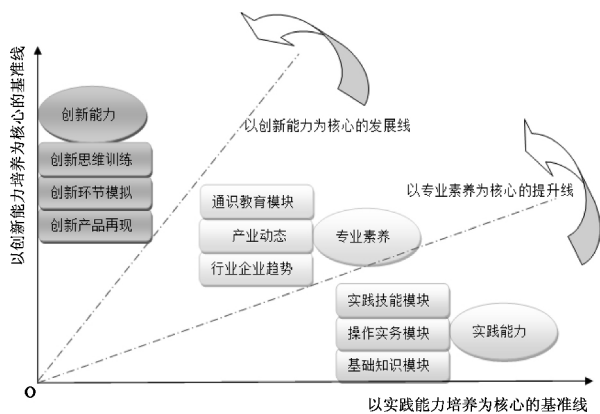


图4 应用型本科院校课程体系三大层次

建立以实践能力为重心的课程体系的首要任务是行业企业参与多元化课程体系方案建构,保障基本能力训练的普适性,提升核心能力的针对性,强化创新能力的延续性。在课程体系中,院校应更加注重理论课与实践课切换的有效性与衔接的过渡性,促进基础知识模块与实践能力模块对应交互融合,更加注重基本岗位实务性训练和职业技能导向。建设以职业素养培养为重心的课程模块的首要任务是院校要使学生具有宽口径、厚基础的适应能力,职业素养模块应瞄准产业前沿、聚焦行业动态、关注企业趋势,辅以通识教育课程,进一步突出问题导向式职业实务,提高学生发现问题、分析问题、研究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创设以创新能力为重点的课程见习的首要任务是满足学生后续发展以保持其创新力,这也是当前及今后创新驱动型经济对职业技能人才的新要求。创新课程见习主要通过创新思维训练、创新环节模拟、创新产品再现三个环节提升职业技能人才的跨领域创新、集成创新、协同创新能力,增强其在创新平台或创新中心的创新性实务拓展能力。

3. 在培养方式上逐渐推行个性化培养方式与学习方式。应用型本科区别于高职高专或学术型本科的外在特征即为培养方式的差异。应用型本科既非完全类似高职高专的技能型训练,也非学术型本科的知识积累与领域性研究,而是在行业企业内部协同形成标准化评价,切实增强学生

自主学习的有效性和自主实践的连续性;进一步改进教学方式,突破固定课堂教学的限制,创新网络课堂教学,切实提高学生自主调整学习进度与计划的个性化学习能力,切实满足不同实践偏好学生自主划定实践界限的需求,逐渐推行个性化培养方式与学习方式。

除以上三点之外,应用型本科还应该积极应对学术型教育体系剥离专业学位的承接工作,争取专业学位的扩大试点,进一步促进学科群、专业群的厚积薄发与提质升级,充分展现承接职业教育高层次专业学位培养的硬实力。

(二) 应用型大学建设的战略重点及对策

应用型大学的职能定位为工程人才摇篮、经济转型升级动力源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协同创新中心三大主要部分,其培养层次主要为专业硕士、博士学位中兼备知识创新和技能应用的工程人才。而以应用型大学建设为导向的三类院校却陷入专业学位教育经验不足的现实困境:处于学术教育体系中下游的普通本科院校积累了专业学位(硕士)经验,但实践实训实创平台及专业应用性尚存短板;应用型本科基本处于转型关键期,基本没有太多研究生教育经验^①;民办高校游离于教育序列外围,长期以来存在规模效应和横向学科扩张,优势学科匮乏且应用性水平层次亟须提升等问题。三类院校各具优势,各有不足,其发展导向也因校而异,但均须在以下三个方面增强实力。

1. 加强软实力建设:凝练特色职业文化,坚守职业教育精神。应用型大学除了要在职业教育层次的硬实力上区别于应用型本科外,还应在软实力的提升,即独特职业教育文化的培育上下功夫,促使学科专业精神内涵与职业文化融合为大学精神,这就需要在两个层面着手。一是全方位、多层次地加强职业教育文化载体建设,以载体营造氛围和文化环境,充实职业文化底蕴^[9],主要通过静态的陈设如校史馆、纪念雕像、纪录片、宣传片、名师讲坛、学术期刊等,动态的交互如MOOC、专业竞赛、产业联盟、社会实践等,共同构成应用型大学的职业文化表象。二是加强大学精神建设,这是超越职业文化载体的文化内核,是

^① 教育部网站查询结果显示,截至2017年3月,我国已有博士学位授予单位402个,硕士学位授予单位730个。据不完全统计,在应用型本科建设的三类院校中,260余所独立学院中只有浙江大学城市学院具有硕士研究生培养资格(与浙江大学联合培养);240余所新建本科院校中开展硕士专业学位试点的约60余所;100余所一般本科院校中开展硕士专业学位和硕士学位教育的约为80余所。

深层次的文化自觉。例如亚琛应用科技大学依托德国工业重镇,深度融入行业产业,协同建立教研中心、研发中心和技术转化中心,推崇“德国工匠”精神,不断培育特色职业文化,彰显办学宗旨。

2. 紧抓硬实力建设: 导向一流职业学科发展,增强内涵发展力与外在竞争力。在新一轮教育改革中,各类院校更加重视 THE、QS、US News、ARWU 国际四大权威高等院校排行榜的评估理念,突出一流学科导向赋分的硬实力建设。应用型大学应主要关注三方面的建设: 一流职业学科群建设、创新思维课程体系和产学研用基地建设。一是围绕一流职业学科群建设,撤弱聚强,重点培育竞争优势学科群,加速推行关键核心技术导向的课程体系,施行多元化双师型导向的师资体系,践行创新服务再现的实训体系。二是围绕创新思维课程体系建设,加大创新性课程份额,加大创新性实践课程力度,增强产业行业跨界思维案例解析,拓展游学项目、参观项目等宽广视野训练。三是围绕高水平产学研基地建设,融合高新技术、高新企业、高新产品的体系化创智培育孵化,增强应用型大学面对市场的综合竞争力与面对高校的学科竞争力。

3. 突出创新力建设: 不断增强市场导向的创新应用产业融合。应用型大学要保持竞争优势和学科优势,就需要推进市场导向的产业学科融合,切实推动创新应用研发,实现与时俱进的跨界融合。一是要更加强校企技术革新深度融合,发挥职教集团和大数据中心技术优势,创建产学研融合课程体系,推动职业技能市场化。二是要更加强与产业前沿深度融合,协调技术共同体、创新共同体和利益共同体,积极参与行业标准和资质认证。三是要更加强跨界融合,凸显互联网思维的创新基准线,将职业教育延伸至产业链上下游,顺应互联网经济时代由一维度同行业竞争升级至二维度上下游产业协同竞争^①的趋势。

(三) 一流职业教育建设的战略重点及对策 建立一流学术教育体系和一流职业教育体系

是中国全面深化教育领域改革的最终目标。一流职业教育建设必然需要借助中国“一带一路”战略及产业优势积极主动走出去,与沿线国家产业协作交流职业教育经验;根据产业布局及产业链需求全方位引进主要经济体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新理念、新模式、新经验,助推产业梯队建设;在与职业教育尤其是全球产业链顶端国家的职业教育经验对接中实现国际前沿一体化,融入国际一流职业教育行列。

1. 伴随“一带一路”战略主动走出去。中国改革开放先后历经政策性开放阶段、制度性开放阶段、发展性开放阶段,现正在“一带一路”战略的助推下走向全球治理开放性阶段,这其中包含了职业教育体系的开放。“一带一路”战略试图通过多边互利打通东亚、南亚、中东、欧洲、非洲经济贸易线,以经贸往来一体化建成经济共同体,以产业链共享共赢形成利益共同体,以文化共荣结成命运共同体。在此过程中,职业教育可以依托“一带一路”沿线重点项目需求积极走出去开展合作办学,以培训中心、境外分校等多种合作形式促进职业教育交流^[10]。

2. 针对中国产业布局契合产业链需求积极引进来。中国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一是以创新性产业引领跻身创新型国家行列,二是以优势行业产业聚合助推“中国制造”转向“中国创造”,维持全球产业链中优势生产国地位,三是逐步淘汰能耗型、资源依赖型、环境承载型产业。国际一流职业教育引进更需要契合产业链需求,借鉴美国硅谷模式助推高新产业,借鉴德国汉堡模式巩固优势产业,借鉴日本企业职业教育模式淘汰落后产能。

3. 借鉴发达国家尤其是全球产业链顶端国家的职业教育经验对接国际前沿一体化。职业教育体系改革的最后导向是“双一流”职业教育,即培育一批世界一流职业技术大学,培育一批世界一流职业教育学科群。职业教育既要为国家产业提供一流职业技术人才,也要为全球输出产业行业理念与通用标准。我国首先是要融入国际职业

^① 工业时代一般为一维度竞争,相同行业或企业之间存在直接的正相关竞争,往往以价格、质量、信誉等为竞争手段,不同行业或企业之间则基本上不存在市场份额或市场饱和度等因素之间的直接竞争。互联网时代竞争升级到二维度竞争,以服务(个性化服务)竞争为核心,某个行业或企业往往需要借助互联网或物联网将上下游行业进行信息共享,以提供更优质、有针对性的服务。例如,一维度竞争下,以往不同品牌的冰箱需要打折让利销售,相互直接正面激烈竞争。在二维度竞争下,部分冰箱可以免费赠送(直接秒杀一维度竞争对手),并且与美食网站合作提供各式菜谱,根据冰箱存储食材推荐菜品菜单,引导消费者去合作商场购买相应食材,提醒保质期,建议各种元素食用量,推荐减肥或运动项目等,每一次推荐消费服务都是冰箱企业与上下游行业分享盈利模式。

教育前沿,参与全球产业行业标准的更新与制定;其次是要在全球产业链顶端国家的职业教育经验对接中实现职业教育国际标准的本土化、特色化,逐渐在国际职业教育前沿发出中国声音;最后是要通过全球治理体系变革在各个领域的延伸,逐渐在全球产业行业理念与通用标准制定中实现引领。

参考文献

- [1] 赵晓妮. 高等职业教育与产业转型升级协同发展研究[J]. 教育与职业, 2016(16): 11-14.
- [2] 梁惠清. 改革开放后我国县域经济发展的阶段性分析[J]. 西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3, 11(9): 13-18.
- [3] 倪光辉. 习近平就加快发展职业教育作出重要指示[N]. 人民日报, 2014-06-24(1).
- [4] 唐智彬, 石伟平. 论高等职业教育与产业发展协同

创新的逻辑与机制[J]. 教育与经济, 2015(4): 3-7.

- [5] 朱国华, 吴兆雪. 应用型本科建设的时代逻辑、国际经验与路径选择[J]. 职业技术教育, 2016, 37(22): 8-13.
- [6] 黄彬, 周梓荣. 应用型大学产学研用协同创新机制研究[J]. 现代教育科学, 2016(3): 16-20.
- [7] 李德富. 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理想模型构建研究[J]. 高教探索, 2016(1): 109-114.
- [8] 夏建国, 易丽. 打造现代化工程应用型特色大学[J]. 中国高等教育, 2016(13/14): 43-46.
- [9] 孙健. 大学精神: 地方本科院校转型发展的理性坚守[J]. 教育理论与实践, 2015, 35(33): 12-14.
- [10] 冯宝晶. “一带一路”视角下我国职业教育国际化发展的理念与路径[J]. 中国职业技术教育, 2016(23): 67-71.

(责任编辑 刘伦)

The three stages of the development of modern vocational education syste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nd its strategic focus

ZHU Guohua¹, WU Zhaoxue²

(1. Zhejiang College, Shangha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Jinhua 321013;

2. College of Marxism, University of Science & Technology of China, Hefei 230026, China)

Abstract: The historical logic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and the reality of China's transformation constitute the two great backgrounds of the development of modern vocational education syste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t will focus on the application-oriented undergraduate construction, application-oriented university construction and international integration of first-class vocational education, which undergoes three developmental stages successively. Development stage. Application-oriented undergraduate construction should pay more attention to the integration of the academic chain and the industrial chain in the training system, the college-enterprise cooperation and industry-teaching-research-training integration in the course module, and personalization in the training mode and learning style.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application-oriented university should pay more attention to the soft power, strengthen the hard power construction, highlight the cultivation of innovation ability. First-class vocational education's international integration should pay more attention to go out with the economic and trade line, to introduce into fitting the industry chain, and to dock with international frontier integration.

Key words: modern vocational education system;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vocational education